

解醒语 元 李材

泰定间中夜，忽召集贤学士邓文原，仓卒不备手诏，就以帝所佩玉从容召之，至晓着二朱衣送出，人以为荣。

京朝官获美除者，僚友设酒于披云楼以为贺，因名“披云宴”。六部得堂署，则争相馈遗，谓之“烘堂”，南台权重百僚，正堂限号斧口限人，不得轻越。

平章李孟，汉中人，始家居，不欲事仕。因事至京师，右丞杨吉荐留辅导仁宗，仁宗敬重之，尝与之对奕便殿，赐食雪肤饼、彻骨员，又冬月赐宴暖阁。

国初序朝，执政大臣谓之“擎天班”，玉堂清署谓之“焕璧班”，言官法司谓之“剑锏班”，外戚谓之“椒兰班”，亲王谓之“琼枝班”，功臣将帅谓之“豹首班”，其余朝臣谓之“随班”。

长春殿宴群臣，供事内臣进馔，有咳病。帝恶其不洁，命为叠金罗半面围之，许露两眼下垂至胸，自是进馔者以为此例。

宫中临幸，以黄金妆肩舆，使宫人衣贴绣铺翠襦扛之。

至元间，马人儿国入贡国，近占城。二十二年，遣使至其国求奇宝，得吉贝衣十袭。吉贝树名“其华”，成时如鹅毳，抽其绪纺之以作布，亦染成五色，织为班布宝花冠十项。冠以金作花，七宝装纓络为饰。虾百颗形如珠，而成龙纹，大者过于弹丸。国有虾濼，隐沙中，常抱珠戏于濼上，土人俟其去，取之绣丝，绞百假金颜香千团，香乃树脂，白者为佳。五香七宝床一只（床可坐不可睡者）。鸳鸯瓢十枚，以之贮食，经月不败。庵萝树数十枝，花叶似枣，实似李，味佳。大珊瑚百株。鳞睛石百枚，又有血竭扁桃、浮金瓶等物。

僧嗣占妙高，上言欲毁宋会稽诸陵，西僧杨琏真伽又请，乃如所请，发陵取宝器，以诸帝遗骨建浮屠于杭之故宫，截理宗顶以为饮器。时会稽有六陵（徽宗、高宗、孝宗、光宗、宁宗、理宗、度宗），发掘搜取诸宝器殆尽。徽宗陵获走花鸟玉笔箱，又同凉泼绣管（外国所进）；高宗陵真珠戏马鞍（岭南刘牟长所结以献于太祖者）；光宗陵交加百齿梳、香骨案；理宗陵伏虎枕（七宝合成伏虎之状）穿云琴（金猫睛为徽，龙肝石为轸）、绿玉磬（唐杨妃物）；度宗陵五色藤盘、影鱼黄琼扇柄，其余器物不可尽举。大抵陵中物无定式，惟视平生所玩何如也。

世祖猎于滦河，一鸟摩于青云之表，世祖以<矢曾>下之，形大于鹤，羽皆五彩成斑。有西夷人云：“此是卢隆鸟，宿于西海荻草中。”

成宗春暮命宫人扫落花，铺兰茗殿，施金帐，诸嫔衣碧鸾朱绡半袖衫，头

缠吉贝锦，臂系秋云紫条帕，着白ふ裤，成群相逐，滚蕊翻花，斗腕飞蹄，戏狎弥日。帝曰：“上灿黄金，下设萼席，使美人为鞠弋流跄之戏。”

处州陈绎曾为国子助教，口吃。一日集诸生曰：“车生极（极欲言诸生习业也）。”中有数人不觉葫芦绝倒。问之，皆官生恩荫也，绎曾不能容，解官南还。

有臧侍郎者，素畏其妻，妻怒即行跪礼，俟其怒解乃起。御史中丞视公有张京兆之风，尝为妻合脂与粉，调以涂之，号“桃花面”，京中好事者争相效焉。当时语云：“侍郎惨，夫人屈（夫人作细君）。夫人面，中丞炼。”

抚州吴澄名重至治、泰定间，贵族巨贾莫不愿得一文以为子孙传宝。凡求文，先修贽礼，后复以金帛致谢，谓之“采珍”。在翰林数年，几于巨万。张平章曰：“吴学士身居玉堂而抱奇货，求文章者日以千数，孰谓文章不可以荣身发家哉？”

天历中，一人着紫花草裤，束斑竹枝冠、蝉翼巾游市上，或时至寺中听讲连日，或吟饮酒肆三宿而去，市上儿至呼以“痴汉”，亦不为意。京中大姓异之，相与承接弥月，忘归。人问其姓名，但云“浮生子”。平时诗句近于鄙俚，人所难处反露警拔，盖文而隐者也。凡数年，忽遁去。

燕帖木儿奢侈无度，尝屠百羊以会僚吏，又于第中起水晶亭，亭四壁皆水晶镂空，贮水养五色鱼其中，剪彩为白苹红蓼等花置水上。壁内置琥珀栏杆，镶以八宝奇石，红白掩映，光彩玲珑，前代无有也；洞房设楼床广褥，择美姬温软少骨者，枕籍而睡，谓之“香肌席”。脂红粉白之娇罗列左右，随其所取，以为花嬉玉乐也。

尚书范谷英赐食帝前，食韭芽面，旨之一箸而止，帝曰：“不中食乎？”英曰：“臣岂敢但天厨珍味？臣已领恩矣，山妻久厌糟粕，将以遗之，使知官家有人所不见之物也。”帝令尽服之（“服”作“食”），复赐一帖以归。

倒刺沙贿赂通行，卖官鬻狱，家有金窖宝海，以藏所得金帛珍异，时人讥之曰：“庸才计穷（作极），披靡于势门（“靡”作“倚”）；金玉运穷，朝宗于宝海。”

唐駙马宠于太后，所赐厨料甚盛，乃开回仙厨以市，厨极馨香，使仙人闻之，亦当驻也（“回”作“驻”）。

柳贯至正间待制翰林，与虞集、揭傒斯、黄汭晋齐名，号“儒林四杰”。

黄汭晋为文章，如澄湖不波，一碧万顷，凡朝廷大诏令，皆出其手，京师人呼为“玺口学士”。

许谦孙从宗言上方珍异库有虎头砚、鱼肌笺、猿臂笛、金丝箏、鸣玉系腰

等，以尝提点库，故知之悉云。

词客马文友别墅在彰义门，内有春香亭，每百花开时置酒亭下，会都之文人吟士赏花赋诗，谓之“锦绣会”，预是会者，各轮一席。又有饮山亭，夏日避暑于此；又有婆婆亭，玩月之所，并聚诗人作会，如春香故事。因号其墅曰“长乐园”。

国初起圆殿于西宫中以居西僧，僧官皆着茜帽。

闲闲真人尝于帝前称天台山多仙果，帝曰：“可致乎？”真人曰：“可。”因取金盒覆之，少顷有水晶李十枚、鹤珠枣三十枚、甘竹实四枚。

吴元节至元中至京师，从张留孙见世祖。成宗召见，赠“玄德真人”，临终作诗，有一联云：“睨视乾坤轻世界，辟开山岳上天门。”举棺如无人，乃是尸解也。

商人获利者曰“遂心”，不得利曰“犯耗”，买酒脯禳之。至极贱行商，呼为“货脚”，行商亦谓坐贾曰“匏汉”，盖相讥也。

有军人早出，月色朗然，见一独足者桥栏上卧。军人少壮无畏惧，乃抱之。其鬼即云：“放我，当有相酬。”军人曰：“得何物？”曰：“有银盞。”一问居处，云“少间送来”。军人又贪进，遂舍之。其妻见一年少扣门云：“贤夫令将盞归。”授其妻而去。至晚军人回，将盞示之，夫乃说今日之事，妻曰：“神灵物不可驻之。”令将货之，易酒肉祭之，夫从其言。祭毕，夫曰：“适看其盞有似家内样，莫不偷我者将来否？”妻亦疑之，往取，果失之矣。夫妻愕然，曰“大是俊鬼子”。

吴殷文圭举进士，途中遇一叟，目文圭久之，谓人曰：“向者一人绿眉，拳入口，神仙状也。如学道当冲举，不尔有大名于天下。”而文圭拳实入口，乾宁中擢第。